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民经济动员研究书系

Studies on National Economy Mobilization

[英]A·C·庇古 著

■ A.C.Pigou

徐宗士 译

■ Xu Zongshi

战时经济学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民经济动员研究书系

Studies on National Economy Mobilization

[英]A·C·庇古 著

A.C.Pigou

徐宗士 译

Xu Zongshi

战时经济学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版权所有 偷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时经济学 / (英) 庇古著；徐宗士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4

(国民经济动员研究书系)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ISBN 978 - 7 - 5640 - 0902 - 1

I. 战… II. ①庇…②徐… III. 军事经济学 - 研究 IV. E0 - 0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4540 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社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编 / 100081

电话 / (010)68914775(办公室) 68944990(批销中心) 68911084(读者服务部)

网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圣瑞伦印刷厂

开 本 / 787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 8

字 数 / 132 千字

版 次 /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 ~ 4000 册

责任校对 / 陈玉梅

定 价 / 19.00 元

责任印制 / 李绍英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国民经济动员研究书系

编 委 会

主任：周建平

副主任：申少滨

委员：陈德第 李志祥 库桂生 任民
武希志 罗敏 毕智勇 古晓梅
孔昭君 吴一亮

主编：孔昭君

副主编：张纪海

编辑：范春萍 韩建武

Z O N G X U

国民经济动员研究书系

总序

● 周建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动员观念有了新的拓展，从单纯为赢得战争胜利服务的传统动员观念，转变至为“应战”和“应急”双重目的服务的现代动员观念，目前正积极构建国民经济动员的“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新机制。这种现代国民经济动员观念的确立，实现了国民经济动员工作定位的历史性进步，为国民经济动员学学科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国民经济动员事业的发展，既需要建设一支强有力的国民经济动员工作队伍，也需要不断强化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研究。为此，迫切需要培养和造就大批人才，不仅要培养从事国民经济动员实际工作的骨干人才，也需要造就高水平的研究型人才。而人才的培养、队伍的建设和理论研究的深化，都离不开学科建设的支撑。我们这里所说的学科，应该是一个包含动员观念、定位、范畴、规律、方法、规则以及学科体系等丰富内容的理论研究成果。

我国的国民经济动员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国家经济动员办公室曾组织过12次理论研讨会，通过总结经验、提高认识、探索规律，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动员工作，也为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经过全国国民经济动员界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国民经济动员学专业已经列入教育部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目录，国民经济动员学的学科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

但是，国民经济动员学作为我国原创的新兴学科，许多学术研究的成果尚缺乏系统、全面的梳理。国内外关于国民经济动员的研究成果，散见于国防经济学、军事学、军事后勤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中。在学术上确立国民经济动员学的研究纲领、形成国民经济动员学的研究方法、建立国民经济动员学理论体系，尚需学术界的更多的努力。为此，急需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创造性地研究工作，继续完善和深化国民经济动员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目前，国外有关研究成果，尤其是国防经济学成果有许多已经被引进国内，成为国民经济动员学研究的重要参考。

员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参考。但是，与国民经济动员相关的更多的成果则还没有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和充分重视，尤其是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的著作，国内还不多见。为此，在北京理工大学国民经济动员教育培训中心的倡议下，我们成立了“国民经济动员研究书系”编委会，开始有计划地编辑整理国内外的相关理论著作，以期为促进国民经济动员学学科建设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

为一个新兴学科出版研究文献，是一项挑战性的任务。本书系的整理、编辑是在一个不断完善中的理论框架指导下进行的，毋宁说我们也是试图通过编辑出版这套研究文献，推动国民经济动员学的研究，以利于为国民经济动员学建立一个更为完善的理论框架。所以，在编辑出版这套研究文献的时候，我们主要的判断标准就是所选文献在国民经济动员学学科建设中的参考价值：或者理论上具有独创性，或者研究方法具有启发性，或者阐述内容具有资料性，或者实证分析具有针对性。

国民经济动员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其独特的研究对象是学科建立的根本依据，但研究方法的形成则要广泛借鉴相关学科。所以，我们在选择文献时，没有过多地关注文献在常规意义上的学科背景，这一方面是因为国民经济动员学的研究纲领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们关于学科建设的一种态度：任何学科都是有生命的，都是在发展变化中的，都要与时俱进，所以，任何学科都不能忽视采纳和吸收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不断地丰富本学科的内容。

这次编辑出版的“国民经济动员研究书系”的第一辑，其实带有一定的“补课”的性质，所选绝大多数都是基础性的经典著作，包括在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研究领域较有影响的各种著作：A·C·庇古的《战时经济学》是学术界公认的最早论述经济动员问题的理论著作；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明确地阐述了战争的全面性，并且在后来的国防经济学历史上影响深远；韩亮仙的《中国经济动员论》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诞生的重要的动员学著作；董问樵的《国防经济论》在综合分析了当时德国的国防经济思想的同时，阐述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实践主张；《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出自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其研究方法直至今天依然不减光彩；《新时期俄罗斯的科技、经济与安全》不仅为名家手笔，也是目前了解俄罗斯利用军工技术开发两用技术的重要文献；美国国防大学的《经济动员准备》回顾了美国经济动员的历史，阐述了与动员观念有关的争论，是不可多得的动员学学术专著；桑德勒与哈特利是当今欧美国防经济学泰斗，其《国防经济学》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阐释，更有全面的背景分析与资料评述；施莱辛格曾任美国国防部长，其撰写的《国家安全的政治经济学》不仅阐述了美国当时的国防政策，其中关于国民经济动员的定义一直也是学术界广泛引证的重

要观点；收入本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政府、社会和动员》反映了一种思考：国民经济动员不应该，也不可能仅仅局限于生产—流通—交换—消费这个链条，它必然涉及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也必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第一辑只是个开始，完成“补课”任务，为更好地研究和开拓打基础，我们在“国民经济动员研究书系”以后的出版中，将更加关注国外最新研究动态，并且也要注重收入国内高水平的理论研究成果。我们的目的是把这项文献编辑出版工作坚持下去，把国民经济动员学学科建设推动起来，从而为搞好我国的国民经济动员人才培养，尤其是高水平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和国民经济动员队伍建设，进而促进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全面发展，做出贡献。

在第一辑即将出版之际，编委会感谢学术界各位专家、学者对“国民经济动员研究书系”的支持，感谢国民经济动员教育培训中心为编辑出版这套研究文献所付出的艰苦努力，感谢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为引进版权承担了具体而繁琐的工作，感谢各位译者为引进文献所付出的劳动。

“国民经济动员研究书系”的编辑出版是学科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编辑出版第一辑的过程中，在编委会的领导下，主编、副主编和各位编辑同志为努力体现编委会的编辑出版意图，承担了大量具体的工作。这项任务完成得如何，欢迎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界和国民经济动员实际工作者积极提出批评和建议，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2007年3月10日

雁爪鸿泥 字字珠玑

治哲学者论必提希腊，谈动员者言必称庇古。学界公认庇古为最早阐述经济动员论之先贤^①，且为初创时期国防经济学之重要代表^②。本书即为庇古在此领域之代表作，掩卷遐思，深觉字字珠玑，欲得其三昧颇为不易。

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早年就读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师从剑桥经济学派始作俑者马歇尔^③，并于1908年起承其师衣钵，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彼事其师至孝，克绍箕裘，传师之学于世。然而，庇古毕竟是大师，经济学研究中更独出心裁，致力于福利经济学。史称其为纪元20世纪最卓越之英国经济学家之一，福利经济学之祖。

本书纵论战争之经济学问题，以今日目光视之，亦几乎囊括战争经济学之全部内容。然而，笔者最关注的乃是其经济动员思想。书中虽未见“动员”一词，但其经济动员思想，则充分体现于“战争资源的筹集”与“战后复员”二项。

战争资源的筹集乃经济动员题中之义。庇古于本书第四章第2节开宗明义地

^① 陈德第.新时期国民经济动员理论框架.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卷第3期,2003年6月.

^② 库桂生主编.国防经济学说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③ 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新古典经济学院派主要创始人之一,在经济学研究中引入了许多新观点,如:需求弹性、消费者剩余、准地租、典型性企业等,对后来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当时经济学在价值论上有严重分歧,他主要引用时间因素作为分析要素,成功地把古典的生产费用论用同边际效用论协调起来。

指出：假定一国平日生产的能力为已知，则取得实在战争资源的主要源泉，可有四种：①增加生产，②减少个人消费，③减少新投资，④减少现有资本。确如作者所言，此方法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使用。但，庇古所论甚详。譬如，就增加生产而言，庇古指出：人们在平时以一定时间和通常紧张程度从事劳动者，可在此时加紧工作，并延长工作的时间。自然，如果工作过度紧张或时间过长，出产不但不能增加，反而有减少的危险（见本书第四章第3节）。另如：就个人撙节，庇古氏亦指出：炸药与花边，虽在人民的需要上占有同等的位置，两者的节省也同样地牺牲私人的满足，但一则大有助于战款，一则全无用处（见本书第六章第1节）。举凡庇古所论者，涉及内容颇为广泛：金融动员、工业动员、人力资源动员、战时经济管制等都可在其论述中找到理论渊源，诚如杨序所言：本书虽然有200多页^①，不能算是很小的册子，然以其所包括的范围太广，每种问题仍旧不免是略引其端。雁爪鸿泥、草蛇灰线，顺藤摸瓜，可生发处正多！

自经济动员学说肇始以降，关于“复员”问题是否涵盖其中，尝有争论。有论者主张复员为动员之逆过程，其趣旨恰与“动员”相反，不应列入动员之中。然，庇古书中专辟4章，论述“善后”问题：通货与汇兑的善后、输入品与国外投资的管理、内债的善后、战后的政府统制问题等悉数纳入。此论至少从源头上表明，经济动员理论是包括复员的内容的。更何况，若经济动员理论不论复员问题，恰如外科手术后伤口不缝合，其理不言自明。当代我国国民经济动员理论工作者则高屋建瓴，予以正本清源：经济动员并非权宜之计，实为动员准备——动员实施——复员——动员准备循环往复之链条，复员活动恰为新一轮的动员准备张目，故复员问题理应包含其中！

作为世有定论之经济学大师，庇古的研究方法亦对后来者多有教益。庇古在论及战争资源筹集的各种手段时，非止论及其直接影响，更论及其间接影响、二次影响。譬如：“严格的说，我们如果要计算妇人加入工场工作所增加的纯生产力，我们还要减去军队中厨工及其他相类似的劳务。”（见本书第四章第5节）当代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研究者常忽视如此之分析。吾人虽将经济学概念换为拉丁字母、数字写成阿拉伯，现代数学符号悉数纳入，然其理未顺，究竟是银样镴枪头——当不得真也。倘深究之，庇古之方法已经接近当代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亦称系统动态学）分析非线性问题之思路，而系统动员学仿真模型，

^① 此处当指原文页数。由于汉语表达之精进，中译本不足此数。此非妄言，据信联合国各文种之文本，唯汉语本最薄。此我华夏文明贡献于世界者也。

直到 1956 年始由麻省理工学院福雷斯特^①教授创立。我们无从考证庇古的思想对福雷斯特是否有启迪，但这种分析思路萌生之早，的确令人赞叹。

庇古令后人赞叹者非此一端。论及消费者之定量分配时，庇古指出：“这一种分配制度是要使任何买主从准许购买的最后一个单位商品中所得到的满足，与其他任何买主从准许购买的最后一个单位商品中所得到的满足相同。”（见本书第十二章第 3 节）在论及优先权与工厂购买原料的定量，彼又指出：“充比较不重要用途的第一个单位，较之充重要用途的最后一个单位，从需求急迫上言，更为重要。”（见本书第十三章第 2 节）此处可见边际分析之影响。1870 年的“边际革命”是经济学范式的一次重要革命，其主旨则为用主观心理分析的价值论取代古典经济学的客观价值分析，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开端。从“边际革命”开始经过马歇尔再到凯恩斯^②这 60 余年是现代经济学范式形成时期，庇古的思想中有边际革命的影子，也就不足为怪了。

本书初版于 1921 年。1940 年，伦敦麦克米伦公司（Macmillan and Co. Limited）出版了作者最后修订版本。作者专门指出：“本书没有使用专业术语，适合一般读者阅读。”面对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形势，作者感叹：“那些曾经被希望再也不会占据我们思想的论题又一次成为主要焦点。”

在修订版中，作者删节了部分内容，修订本的内容涉及战争所需的资源、实际及货币成本、税收与贷款、价格统制、配给及优先次序等等。经对比，修订版删除了本书中“通货与汇兑的善后”、“内债的善后”和“战后的政府统制问题”三章。对于删除这三章原因，作者在新版后记中有所交代：“本书与 1921 年我出版那本书前面所阐述的内容大致相同，后面的章节是关于战后的货币流通、国家债务及政府统制。在和平时期，当‘用以结束战争的战争^③’结束之后，关于这些论题适逢其时。但是现在，当我们面临一场足以毁灭整个世界的战争的时候，这些讨论就不那么适宜了。我们正处在一个看不到尽头的旅程的起点。在这里，

^① 福雷斯特 (Jay Wright Forrester, 1918 –)，美国电气工程师和管理专家。1945 年创建数学计算机实验室，1949 年发明随机存取磁心存储器。1951 – 1956 年研究将电子技术应用于国防的问题，终于发明了计算机模拟技术，用一系列可以嵌入计算机的数学议程来表示世界事物的真实联系。其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是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所用的主要研究工具。

^② 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1883 – 1946)，英国经济学家、财政家报刊撰稿人，因针对长期失业提出革命性经济学说而知名。

^③ 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74 页）

我们年轻而英勇的孩子和朋友们，又一次地跳入别人为他们设下的陷阱；而我们这些老朽，尽管能够心甘情愿地为他们献上自己即将凋谢的生命，也只能又一次地徒劳地在一旁等待、观望、祈祷。无论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还是一个人，我都没有能力从这漆黑的漫漫长夜中看到曙光的到来。”

由此可见，作者不仅为人类再一次陷入世界大战的苦海而悲天悯人，也对自己所讨论的涉及“复员”的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否适用，持审慎的态度。

尽管庇古在修订版中删除了有关内容，但作为学术研究资料，为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让现代国民经济动员学研究人员全面了解庇古的思想，本丛书还是采用了根据1921年初版译成的中文版。

可能是因为庇古在剑桥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的关系，原书名为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直译应为《战争的政治经济学》。此次出版采用的译本为1935年国立编译馆出版的徐宗士先生译本，当时译名为《战时经济学》，考虑到研究引用方便，采用原译名。采纳徐先生的这个译本，并非有意泥古，而是考虑在国内有关学术研究中对这个版本引用较多，便于后起之辈在研究中相互印证。加之原译的确也比较精彩，更无重译之必要。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书中某些名词的译法与当今译法有些出入，个别名词的译法受当年日本译法的影响，标点符号和有些助词的用法亦与今日不同（比如，表示所有格的“底”，本书的用法与当年王亚南译《资本论》时的用法相同，现已经统一为“的”，窃以为当初用法可能更合理些），但这并不影响理解作者的原意，统稿时仅酌改了个别措词，未作全面校订。作者姓名，原译“披谷”，现径改为通用的“庇古”。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本书依据庇古1921年原书、1935年徐宗士译本修订编印而成。我们对两位著作权人的继承人信息多方查找无果。为尊重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出版社预留了稿酬，希望通过此书的发行和传播能使相关人士得到此信息并与我们联系。

孔昭君

2007年2月10日于名古屋大学

Y A N G X U
战时经济学

杨序

人类社会的进化，无论从好的方面看，或是从坏的方面看，似乎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共同趋势。这趋势，概括地说，是由简单变为复杂。经济学也是研究人类社会进化现象的一种学科，所以它的范围也是一天一天地复杂起来了。如果我们拿欧战以后的经济学名著和以前的名著来比较，我们总免不了发生一个感想，就是要问，人类为什么要那样地不惮其烦，去想种种方法来解决几乎不能解决的种种问题？究竟那许多问题是不是有终极的解决方法？我恐怕这许多问题还未得到圆满的解决方法，新的复杂问题又会源源而来。在目下看来，似乎我们已经骑在虎背之上，除了拼命挣扎向前进以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本书著者在英国经济学界的权威和本书的价值，此处不必多说，凡是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们都是知道的。译本系由国立编译馆出版，其稿曾经细校，大致尚与原文吻合，所以这本书是可以供我国人大众参考的。书中对于各种问题，大致都是以经济学者的眼光，从学理实用两方面加以分析，使研究战时经济的人们得到许多正确的观念和许多适当的方法。不过，我们要知道，那许多方法在社会组织与公共道德达到最高度的美国可以试行，而在国民程度极低的国家是不容易仿效的。本书虽然有 200 多页，不能算是很小的册子，然以其所包括的范围太广，每种问题仍旧不免是略引其端。如果我们要采用其中一小部分，我想，那一小部分的问题，就会使得我们详细考虑，著成比这一本书大过几倍的书籍。若不如此，我恐怕是不能实行的。有许多事情，看来是非常繁琐；尤其是在高位握大权的人看来，以为我们只要拿定大政方针，其余细枝末节都不必过问。自然，大政方针是不可错误的，但忽视细枝末节，又如何能行得通呢？读这本书，我希望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教训，就是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深切的考虑，是不容易得到良好的解决方法的。

杨端六
1935 年 10 月 20 日于武昌

译者序

Y I Z H E Y U

战时经济学

东亚紧迫的风云，撞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警钟；各国备战的日亟，国际间空气的紧张，居于现代的人们，谁都有大祸迫在眉睫的预感！十余年来在和平非战高潮中所摈斥的战争的产物，又有重新提起探讨的必要。战时经济学便是其中之一。

原著 1921 年出版于英国伦敦，实为欧战后的产物。寻亦在和平非战的空气中遭了绝版的厄运^①。著者氏为英国新正统经济学派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高足，继其师而任教剑桥大学经济学讲座，为近代经济学界一大权威。本著所论，虽仍不脱自由主义的窠臼，所举偏重欧战时英国的情形，去今似远，然其包罗丰富，理论周详，迥非一般记叙欧战时经济与金融状况之书籍可比，实为一部具有永久性与普遍性的名著。在兹国难日亟，急需自卫的中国，本书自有亟亟介绍于国人的必要。而在实行“统制经济”的呼声高入云霄的今日，战时的实例，尤有参考的价值。因敢不揣浅陋，加以移译。唯原著文笔曲折深邃，非细心研读，不易识其真意。匆匆译成，恐不免多艰晦疏误之处，幸读者正之！

本书译事将竟，得见老友陈汉平君所译著者另一名著《财政学研究》一书，其中一部分材料系取自本书，因得有参校的机会；著者意见的改变，亦特加“译者注”以为补正。全书译成，承南开大学教授李笔渔先生悉心改正，至为铭感；复承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童冠贤先生，国立编译馆人文组主任周其勋先生，国立编译馆编译许炳汉、何维凝诸先生为之校阅，多所指正，合并志谢。

1933 年 10 月
徐宗士

^① 见 1927 年出版的《财政学研究》(A Study in Public Finance) 一书的著者序言。

著者序

Z H U Z H E Y U

战时经济学

本书一部分材料，系取自拙著《福利经济学》（*Economics of Welfare*）一书及其他出版物，包括：提出于布鲁塞尔国际财政会议的备忘录及名为《资本税与战时财富税》（*A Capital Levy and a Levy on War Wealth*）的小册子等。承担脱君父子（Messrs Dent）允许，我将 1916 年归他们出版的拙著《欧战时底经济与金融》（*The Economy and Finance of the War*）书中数节，融合于本书，附此申谢。

庇古（A. C. pigou）

1921 年 6 月

目 录

杨序	1
译者序	2
著者序	3
第一章 导言	1
第二章 战争的影响	3
第三章 战争的经济原因	8
第四章 可以用于战争的资源	14
第五章 战争实在的和货币的牺牲与费用	20
第六章 个人撙节的选择	24
第七章 政府的征发	28
第八章 赋税与公债	31
第九章 募集自由公债的方法	37
第十章 制造银行信用以筹战费的方法	40
第十一章 物价统制	48
第十二章 消费者之定量分配	57
第十三章 优先权与工厂购买原料的定量	63
第十四章 补助金	65
第十五章 通货与汇兑的善后	68
第十六章 输入品与国外投资的管理	76
第十七章 内债的善后	79
第十八章 战后的政府统制问题	95
索引	98

第一章 导言¹

自亚当·斯密^①以来，英国经济学者咸致力于常态经济过程的研究。他们所观察的，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的人民，过其有规则的衣食住以及娱乐的日常生活——这种生活，既不是有计划之组织的结果，更不是出于各个人或各家族的但求自给自足，而是由于追求个人金钱利益的动机所构成的极度复杂的交换制度。自然，在这种制度之下，有显著的缺陷及巨额的浪费，会使许多人陷于苦闷、不满、饥寒和痛苦之中。但是，现存的制度，确是如此运行！为了探究此中奥妙，为了理解如何运行、如何结构，以及其如何受结构背后之人力指导与控制，许多才智之士，曾竭其毕生精力以赴之。他们的希望，是想对于经济解剖及经济生理加以彻底及真实的积极分析，以期或者可以辅助那些对于实际政府行政有训练的人，去补救或减轻他们所发现的弊害。这种工作，至今还没有完成。还有许多热心的学者，继续分别担任某一部分的工作。可是变动终于发生了。在 1918 年 11 月 11 日以前约四年之中，不知不觉的寻常生活，全被摒弃，整个的欧洲，辗转沉溺于战争的苦闷之中。我不欲描写这些不能想象的恐怖时代，这当留待后代的史家和诗人去做，他们有的是良心、同情、慈悲、仁爱和眼泪！经济学者却从事于另一种任务，这种任务，虽远不及诗人史家所做的那样高尚，但是，他们应该力促其完成。他们对于紧急的战时经济，与国家承平时代的宁静状态，划然不同，已经指出。这种经济的解剖和生理，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经济的结构，产生于另一种环境之下，如何适应另一种目的及新需要？这实在值得研究。因此，除吾人所学习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而外，有研究“战时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War）的必要。以下，我即从事于后者的讨论，其中一部分系就一般而论，一部分则特别参酌英国的实际经验。

倘我的讨论中肯，有些复杂的问题，或可解决；有些误解，或可祛除。同³

^① 现人名译名在名、姓间通用分隔符，为亚当·斯密。全书同，不再另行说明。——编者注

时，若是人类精神果是清明、文明社会果可以经久，则这种讨论或许可以阐明：何者是永远适合于实际情形的唯一的政治经济学，是保证世界各大国间永久和平的政治经济学^①。

^① 庞古为主张“福利经济学”的学者，著有《福利经济学》一书，此末句所指即此。——译者注